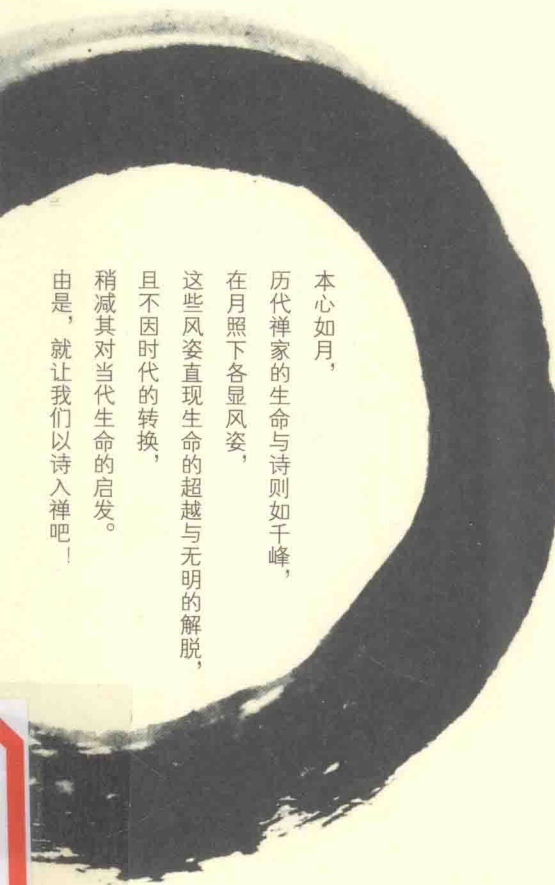


林谷芳作品·禅

千峰映月

林谷芳 著



本心如月，
历代禅家的生命与诗则如千峰，
在月照下各显风姿，
这些风姿直现生命的超越与无明的解脱，
且不因时代的转换，
稍减其对当代生命的启发。
由是，就让我们以诗入禅吧！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千峰映月

林谷芳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峰映月/林谷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林谷芳作品)

ISBN 978-7-100-11684-8

I. ①千… II. ①林… III. ①禅宗—研究 IV. 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05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千峰映月

林谷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84-8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45.00 元

序

千峰映月·以诗入禅

禅是什么？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以为禅要是个什么，恐怕就远离了禅，但话虽如此，如果你认为禅超越于万物，一样也背离了禅。

“说似一物即不中”，是一句禅语，用来说禅最为贴切。禅认为人的局限、困惑、烦恼正因受限于成见与习气，只有跳出框架，生命才有真正的解脱，而说禅是什么，则是从一个框架又掉入了另一个框架。

“道在日常功用间”，也是句禅语，用来说禅同样贴切。毕竟，还有圣凡的框架就不是禅，所以尽管修行是超凡入圣之事，谈禅，却还得向前一步，超圣回凡，真正的道本贯穿在任何事物之中，任何的事物原都可以契禅。

任何事物都可以契禅，但有些事物与禅的确更容易连接，诗就是明显的一端。禅强调的悟，是生命全体直观的境界，到此，人就不受限于思虑颠倒，而诗，则是一种生命的直观。以此，禅家固常以诗喻禅，诗人也常以禅入诗，无论谈宗教、谈文学，禅诗遂成为形貌清晰的一支。

历来谈禅诗，有站在诗的角度，论其创作美的，也有站在

禅的基点，谈它道的体现的，其间并不乏人，但其实，禅诗并不好谈。

禅诗不好谈，在谈诗的人来说，是个眼界的问题。眼界不开，好诗也从现前溜过，许多世人所魂萦梦牵者，在禅家固是头上安头之举，但相对地，还未感受到生命解脱需要的人看禅家境界，往往连雾里看花也谈不上，更遑论那契道的真假与深浅。

禅诗不好谈，在谈禅的人来说，牵涉到体用的问题。本来，禅以用显体，离开了诗来谈禅诗，就不免太多的文以载道，真要这么谈，还不如直谈那超越思虑、启人疑情的公案转语，否则就只会是无趣的强解。

禅诗不好谈，所以谈它的常就是一诗一文的剖析，这里固然偶有直契当下的交会，但灵光一现，却难以由诗看到禅从行持到映现的全面风光，以诗契禅并不可得。

就因如此，在《禅——两刃相交》这直扣禅之原点，谈其修行、体践、映现的著作之后，我最先想到的是，完成一本谈禅诗的作品，直接以诗映现宗门诸般的风光，一方面让人看到禅者在照见本心后，那无人而不自得的生命境界，另方面也让读者的由

诗入禅，可以是全体、通透且有能力辨别真伪高下的。

“千峰映月”，的确，本心如月，历代禅家的生命与诗则如千峰，在月照下各显风姿，这些风姿直现生命的超越与无明的解脱，且不因时代的转换，稍减其对当代生命的启发。

由是，就让我们以诗入禅吧！

引言

禅门喜以月喻道，而提撕学人入道就如以指指月，法眼文益在此曾留有这样的问答：

僧问：“指即不问，如何是月？”

师曰：“阿那个是汝不问的指？”

人家问的是道，他回答的却是：触目所及，又有哪个不是你入道的指？

的确，处处是指，只待你眼界一转。在禅艺术的课上，旁听的中文教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这些好诗我们却从来不知呢？”

诗，哪里没读过？只因立处不同，就从眼前溜过，不溜过，处处是指！

目 录

序 千峰映月 · 以诗入禅	1
引言	5

万古长空——禅家生涯

一、孤轮独照

何妨直上孤峰顶	4
满船空载月明归	7
孤轮独照江山静	10
掬水月在手	13
春花、夏鸟、秋枫、冬雪	16
春天月夜一声蛙	19
德山无处下金鞭	22

二、见山是山

少室门庭冷似冰	26
---------	----

莫向如来行处行	29
一剑倚天寒	32
照破山河万朵	35
照壑辉岩不借月	38
到得还来无别事	41
大小梅花一任吹	44
又上青山去	47

三、死生感慨

白鸟淹没，秋水连天	52
风叫万岳，月照千峰	55
斩却魔佛，吹毛靠天	58
一曲渔歌少人唱	61
汝归沧海我归山	64

四、如宝生流

唯余清影落江湖	68
泣露千般草	71
意在锄头边	74
定起不知天已暮	77

访尽丛林叩尽关	80
因甚桥流水不流	84

一朝風月——诗·禅之间

五、立處孤危

推出須彌第一峰	90
他日如何举似人	93
青山空惹白云忙	96
不知谁是到庵人	99
白衣宁坠解空人	102
立处孤危用处亲	105
又成公案满丛林	108

六、掬水得月

鷓鴣啼处野花香	112
花在旧时红处红	115
春深犹有子规啼	118
昨夜梅花一半开	121

纸衾柴炭适吾情	124
至今寂寞禅心在	128
清风何处不旧家	131
白云深处老僧多	134

七、渔歌入浦

却诵僧窗听雨诗	138
渔歌入浦深	141
笑指苍烟惹绿台	144
去住云心一种闲	147
一鸟不鸣山更幽	150
舍筏复如何？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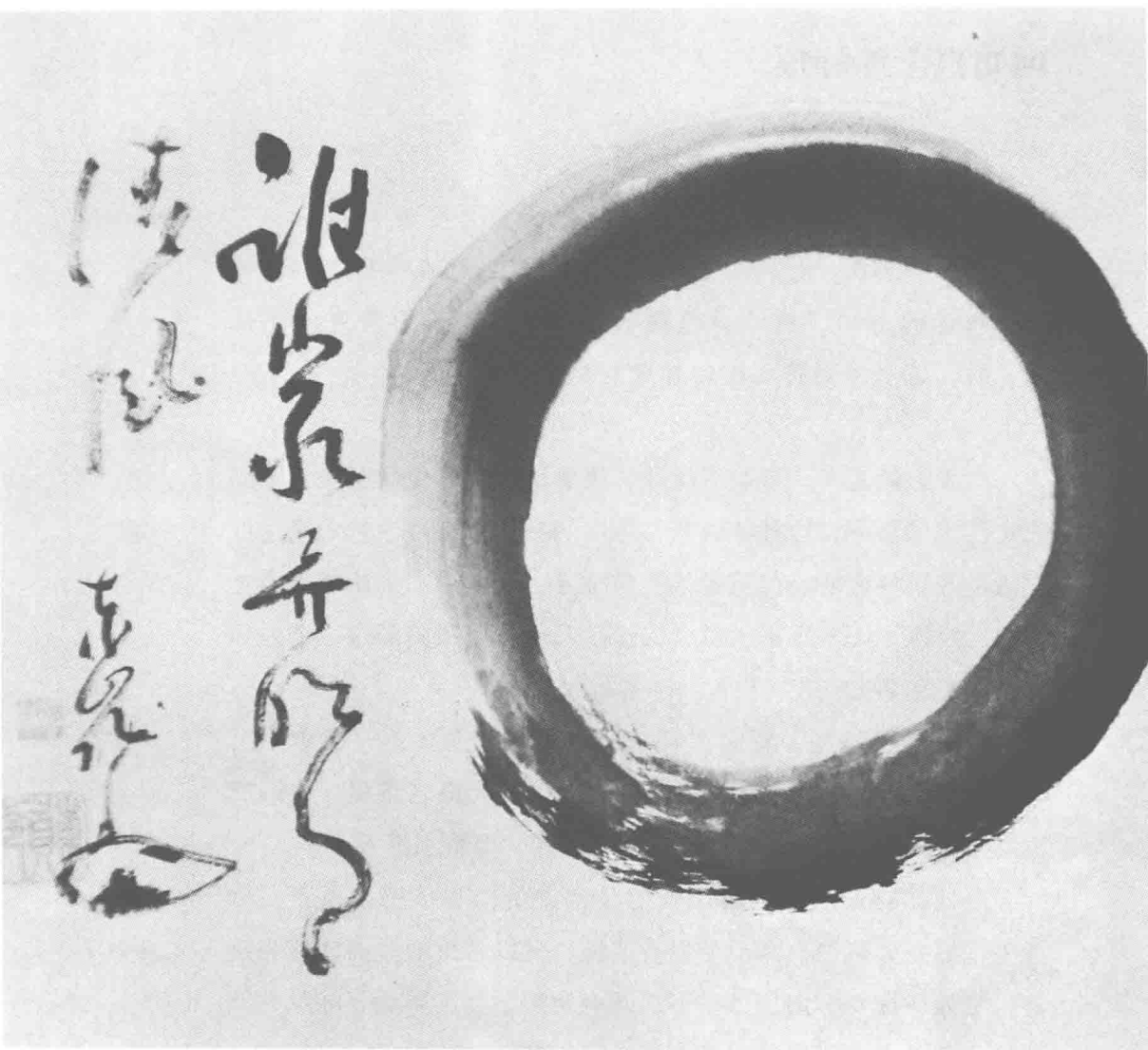
八、荷祥无碍

一声清韵霜满天	158
云在青天水在瓶	162
近听声愈好	165
禅客相逢只弹指	168
开窗放入大江来	172
琵琶湖畔枕经眠	175

手古長空

—— 禅家生涯

一、孤輪獨照



《一圓相圖》(东岭圆慈 1721—1792):

禅门以明心见性为宗，而悟则为照见本心的生命转换，以圆相表悟，在直显心体的圆满。“谁家无明月清风”，既是人人本具佛性的拈提，也是处处体道的映现。

何妨直上孤峰顶

仙凡或“行者与艺术家”的分野，就在于行者站在实践者的立场，对许多超越的生命层次，认为是可以实证的，艺术家则将之视为哲理或想象的世界……

中国人谈艺术，喜欢谈境界、讲意境，总以生命层次的不同决定艺术的高下，这种“道艺一体”的拈提，正可治艺术家过度挥洒自我情性之病。但虽说谈生命境界，这境界却仍难免文人之局限，所以，许多真正大生命的作品乃从自家眼前溜过，个人如此，整个文学史、艺术史也一样。

文人富于情性，感时兴怀，所以“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总较世人更敏锐地感知人世之变化、天道之难测。也因此作品无论幽微细腻、荡气回肠、苍茫雄阔，都特别感人。

然而，感人既因它所呈现的是常人价值与情感之所系，以此为境界、为格局，乃不免仍有遗憾。就以常见的登高楼诗为例吧！文人对怀乡去国、遭时不遇既有所感，登高望远，咏叹的就常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即或立处不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看似境界更阔，拈提的仍属世情，比

诸吕洞宾登高楼所写：

独上高楼望八都，墨云散尽月轮孤；
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

一以之自励，一独占乾坤，气概之不同仍有仙凡之别。

仙凡或“行者与艺术家”的分野，就在于行者站在体践者的立场，对许多超越的生命层次，认为是可以实证的，艺术家则将之视为哲理或想象的世界，只能予生命做情感之寄托，一实一虚，风光自然不同。而尽管一般人总以行者境界悬之高远，但也正因不落俗情，乃能让身心快畅，不致强说人事，愈说愈愁。

说行者谈的是自家事，相传亦为吕洞宾所作的岳阳楼诗就是一例：“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这“朗吟飞过”与“白发三千丈”不同，一个写的是自己，一个用的是譬喻，在前者地步，所谓渺沧海之一粟，就不只是文人情性之所寄而已。

不过，仙家诗谈的是神人，气概大、足履宽，一般人只能心向往之；禅家诗则不同，道在日常功用间，直截畅快，照顾脚下，世人乃不致视其为想象之物，而超于物外或当头棒喝之感受则犹有过之，当然，前提是观者眼界在此得有一转。

谈禅诗，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常是寒山诗。寒山的诗好，一句“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就足以传诵千古，但寒山诗是诗人禅之诗，意境美，多数人能领略，与世人之诗犹能并观，有些禅

诗则非道人莫得，正如李翱之写药山惟岩：

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也无迎；
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

这披云一笑，与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既有宗风之别，也有行者与隐士的一点分野，诗典出自药山悟时大笑，声传三十里一事。所写是禅家亲证之境，因此宗风凛然，领略这等诗就须独具只眼，而要独具只眼，即必得“有时直上孤峰顶”，方不致始终为俗情所转。